

一本书，一代人

——聆听桂林四代读者的书香记忆

□本报记者张苑 陈静

一本书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；一段阅读，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记。“40后”“50后”的赤诚坚守，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奋斗执着，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侠义担当，“00后”“10后”的创新探索，都藏在那些经典书页之中。

在4月23日第3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，记者分别采访了代表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与老年阶段的四位桂林读者，透过他们心中的经典之书，触摸时代脉搏，聆听岁月里经久不息的书香记忆。

“40后”“50后”： 代表书——《红岩》

讲述人：万小敏，76岁，退休工人

在桂林秀峰区福棠巷的一栋居民楼内，76岁的万小敏静坐在书房里看书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苍苍白发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在她身后的旧书架上，整齐码放着一整架泛黄的旧书。每一本都包着牛皮纸，书脊上的字迹虽有磨损，却依旧清晰可辨。

“我这人爱留老东西，特别是书，舍不得丢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红色封面的《红岩》。“这本书我珍藏了几十年，书里都是我青春的回忆。”

20世纪50年代，万小敏出生在桂林一个普通家庭。读初中时，性格文静的她就爱看书。在那个年代，书籍是极为稀缺的资源，学校图书馆里仅有的一本《红岩》，成为全校学子追捧的宝贝。“那时候没有复印机，也没有多余的钱买书，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就商量着轮流手抄，每人抄几章，最后汇总装订在一起，轮流阅读。”万小敏回忆道，当时她负责抄写江姐绣红旗的章节——“线儿长，针儿密，含着热泪绣红旗”，我们抄着抄着就哭了。”

小小的教室里，满是对英雄的敬仰与对未来的憧憬，手抄《红岩》成了万小敏和同学们青春岁月里最珍贵的记忆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万小敏进了厂成为一名工人，闲暇时便常去桂林图书馆借阅《红岩》，前后借阅次数超过10次。后来挣了工资，她从书店买了一本《红岩》，一直珍藏至今。

如今，万小敏常常把《红岩》的故事讲给孙子听，把书中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，“我希望孩子们能记住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要心怀家国，坚守信仰。”

时代共鸣：红色经典滋养青春

记者走访时发现，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受访者在谈及《红岩》时，眼底都藏着温柔的怀念。于他们而言，这本书从来不仅仅是一本读物，而是青春里最珍贵的陪伴，是最温暖的精神慰藉。书中革命先烈的坚守与赤诚，悄悄滋养着他们的心灵。和万小敏一样，他们不少人珍藏着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书籍。这些泛黄的书页，承载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成为他们彼此共鸣的精神纽带。

“60后”“70后”： 代表书——《平凡的世界》

讲述人：李延玲，58岁，企业财务主管

近日，记者走进桂林市七星区一栋居民楼。58岁的李延玲从书柜中层取出一本封面微微磨损的书—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扉页上，一行蓝色圆珠笔字迹工

工整整：“1992年5月购于桂林，自勉”。

“这本书记录了我拼的日子。”她抚过书脊，笑了笑。1992年，她还在广西师范大学读书，家里每月给80元生活费。看到同学都在传阅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她咬咬牙，用连着4个周末打工攒下的30元买来了一本。“那时候30块够我吃半个月食堂了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，“打工潮”在校园里兴起。每个周末，李延玲都会到市中心的商场门口，举着广告单站一整天。“桂林的夏天酷热难耐，广告单上的油墨都被晒化了，沾得满手都是。”有一次，天色已暗，她坐在路边台阶等公交，借着路灯翻开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读到孙少平在煤矿宿舍点蜡烛看书的段落。“那一刻我鼻子一酸——人家在井下干了一天活还读书，我不过是发个广告单，有什么好叫苦的？”

这本书被她翻得书脊起了毛边。孙少平离开家乡去黄原揽工、脊背磨得血肉模糊仍坚持读书的段落，她用铅笔反复画了线。“路遥写的是我们父辈的故事，但每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。”

30年间她搬过4次家，扔掉无数旧物，但这本书始终带在身边。在她看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之所以能跨越时代打动人心，是因为它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：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。“孙少平最终没有变成大人物，他依然是个平凡的矿工，但他从未停止对知识和更广阔世界的向往。这就够了。”

时代共鸣：奋斗文学里的青春注脚

记者走访中发现，出生于20世纪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受访者中，绝大多数人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不少人甚至读过3遍以上。对这群人而言，这本书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他们最需要精神支撑的年纪——改革开放带来了机遇，也带来了挑战，“奋斗改变命运”成为最响亮的时代口号。

那代人的青春里还站着许多文学人物——陈忠实笔下《白鹿原》中白嘉轩的隐忍与坚守，余华笔下《活着》里福贵面对苦难的韧劲，以及王火的《战争和人》里童霜威父子在战乱年代的挣扎与觉醒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映照着同一个时代命题：普通人如何在命运的风浪中活出自己的分量。

“80后”“90后”： 代表书——《射雕英雄传》

讲述人：张楷，43岁，桂林某医疗器械公司区域经理

在张楷的书房里，一整排金庸作品集占据着书架最显眼的位置。他抽出一本1994年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封面的塑料封套还完好，书页却已微微泛黄。他笑着说：“它是我的青春。”

1999年，张楷读高中，不知谁从校外带回了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后来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几乎人手一本。上课时书桌底下藏着“金庸”，下课走廊上全是比划“降龙十八掌”的身影。“我们班20多个男生，几乎都读过。”大家凑钱买，轮流看，每人限3天。

真正让他记住一辈子的，是郭靖的一句话。那天晚上，他窝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到第四十回——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16岁的张楷愣住了。“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武侠小说里不只有快意恩仇，还有一种叫‘担当’的东西。”

前几年多地一线单位物资告急，张楷的公司主营医疗器械，仓库内尚有一批应急防护用品，有客商愿出高价悉数收购。若顺利成交，可获利数十万元，但他毅然拒绝。

他主动联络业内同行，多方筹措，最终募集到两万只N95口罩与5000套防护服，悉数捐赠给急需物资的一线单位，用实际行动扛起了一份社会责任。

《红岩》曾是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的精神灯塔。

记者张苑 摄



在“00后”杨星宇看来，以《三体》为代表的科幻小说是叩开未来之门的重要载体。
记者张苑 摄

如今，他给孩子买了漫画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他自己也还会翻翻金庸作品。小时候看的是招式，长大后看的是人性。“金庸教会了我们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依然要守住内心的‘侠气’。”

时代共鸣：江湖里的精神乌托邦

武侠小说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“豪情记忆”。对于这代人而言，武侠小说是互联网降临前的最后一次“集体狂欢”——一本武侠小说就能让整个班级、整条巷子的同龄人围坐在一起，彻夜讨论。武侠江湖没有说教，却在刀光剑影里埋下了“家国情怀”的种子；它不讲大道理，却让一代人在“降龙十八掌”的幻想中，学会了什么是道义、什么是底线、什么是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。

“00后”“10后”： 代表书——《三体》

讲述人：杨星宇，20岁，大学生

“如果要问我从小到大受影响最大的书，那一定是《三体》。”20岁的大二学生杨星宇说。

现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杨星宇2006年出生于桂林。或许是名字里自带一份星光，他从小就对星空和未知世界充满好奇。初中时，杨星宇偶然在书店看到作家刘慈欣所著科幻小说《三体》，一下就被书中的宇宙图景深深吸引，从此深陷科幻的世界。

“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，写完作业就抱着《三体》读，常常读到深夜，里面的‘黑暗森林法则’‘降维打击’‘宇宙社会学公理’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是如此渺小，也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人类的未来、文明的意义。”杨星宇回忆说，中学时期，他身边很多同学都读过这本书，他常常和同学讨论书中的情节，分享自己的思考，“有人说《三体》太悲观，描绘了残酷的宇宙，但我觉得它很真实，它让我明白，

记者手记：

写完这四代人的故事，记者静坐良久。四位讲述者年龄不同、职业各异，人生轨迹本无交集，却都深受年少时读过的书影响。那些文字如一颗种子，在心底悄然扎根，历经岁月，终长成枝繁叶茂的精神大树。

书籍从不止于纸页与墨香，它是时光的容器，盛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印记与精神底色。从《红岩》的赤诚信仰，到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执着奋斗；从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侠义担当，到《三体》的宇宙探索，桂林四代读者的书香记忆正是中国社会数十载精神变迁的生动缩影。

物质匮乏时，书是照亮前路的光；人生迷茫时，书是指引方向的灯；时代向前时，书是奔赴未来的勇气。一代代人在书中找到精神坐标，又将这份力量薪火相传。

世界读书日的意义，远不止“读书”这一行为本身，它提醒我们：无论时代如何更迭，阅读始终是人类最朴素也最强大的精神修行。在字里行间，我们与过往对话、与当下相拥、与未来相逢，看见自己，看见时代，看见无限可能。

在张楷的书房里，一整排金庸作品集占据着书架最显眼的位置。
记者陈静 摄

李延玲珍藏多年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记者陈静 摄

万小敏从家里的书架上拿出一本泛黄的《红岩》，这是她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。
记者张苑 摄

